



百味·过年

百味·迎新

## 杀年猪，烤猪肝

湖南永州 卢兆盛

在各色荤菜中，本人素来喜吃家畜家禽内脏，尤爱吃猪肝，爆炒、打汤、卤制、熏腊、烧烤……样样都好，来者不拒。但吃来吃去，吃了大半辈子，我还是总觉得比不上老家的烤猪肝。每每想起小时候家里杀年猪、烤猪肝的情景，我就会忍不住流口水。其实，老家的烤猪肝还算不上一道菜，只是杀年猪时大人们“赏给”贪吃小孩儿的一种临时“小吃”而已。但，就是这不起眼的“小吃”，温暖了我儿时的每一个冬天。

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，老家家家户户可以养猪了，大多数人家每年可以养两头猪，卖一头，杀一头。什么时候杀呢，当然是在过年前杀了，所以叫杀年猪。我们这些“小把戏”盼着过年，除了穿新衣、放鞭炮、图热闹外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好吃。而过年时好吃的东西自然比平日丰富多了，但我们这些小馋猫更看重的是杀年猪。一年到头，只有杀年猪那天，才是神仙般过的日子，萝卜炖猪头、豆腐焖猪肉、酸菜炒猪小肠、糯米饭拌猪血灌肠……大盆大碗，放开肚皮猛吃猛喝，那才真正的过瘾解馋。

不过，这些午餐的美味佳肴要端上饭桌还得等几个时辰，因为年猪一般是清早杀的，单是制作灌肠这道菜就颇费时间和工夫。各家的父母都晓得自家的小馋猫等得不耐烦，在去毛开膛取出猪“下水”（内脏）后，赶紧切下巴掌大一块猪肝（不能多切，大部分还要留作他用），再按人头分成若干小块，每小块两面都用刀划痕，抹上盐，余下的事情就是让小馋猫们自己动手解决了。

我们掂着猪肝，飞快地跑到火塘边，用火钳拨出一些燃烧得红光熠熠的柴火炭，再把火钳微微张开，放上猪肝，开始烘烤。烤好一面后，再翻过来烤另一面。望着烤得滋滋冒热气的猪肝，嗅着阵阵扑鼻而来的猪肝香，烤的人和看的人口水都直往外流。往往等不及烤到八分熟，一只只小手便伸过来，抓着烫手的猪肝就往嘴里送，烫了嘴巴也没听到有人喊疼……因为分量少，平时更难吃到，所以

总觉得不过瘾，总盼着过年，盼着杀年猪……

长大后外出读书工作，只要家里杀年猪，我都要重温儿时的梦——烤猪肝，全然没有半点不好意思的意思，感觉味道没变。母亲看着我的馋相，总笑着说我还小。后来在城里自己家里，冬天烧木炭烤火，我也曾几次试着从菜场买回猪肝，照着小时候的做法烘烤，但总感觉味道差多了；也多次吃过烧烤店的烤猪肝，尽管配料多了、烘烤水平高了，但还是吃不出过去那种味道。也许烘烤的地方和时节变了，也许是当下生活水平高了，也许是现在的猪肝多来自饲料猪身上……也许，这所有的也许，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：因为远离了故土，所以才失去了原味。

如今，父母都已年逾八旬，体弱多病，好些年没养猪了，我也多年吃不到儿时那种烤猪肝了。但在记忆深处，儿时的烤猪肝，永远散发着诱人的芳香，任凭岁月流逝，印象历久弥新……



## 冬季更要小声

上海 张凯

在我的记忆中冬季时的外婆动作幅度更小，声音也更轻，她曾告诉我那是因为冬季是安静的季节，所以必须要更小声些，她不愿意因为自己而惊扰到身边的一切。而我是个屡教不改的典型，全将此话归类为又一种秋收冬藏的告诫，毕竟外婆总喜欢用这样的例子来规劝我做事，对我容易喜形于色的性子总是说：“藏住了，藏住了，再高兴也别露脸上，你得多想着别人，你高兴不代表别人也高兴。”

外婆那代人大多如此，时代赋予了他们不显露、不表现的特征，莫说是让人不快乐了，便是发扬良善也都是谨小慎微的模样。好比“冬季更要小声”这件事，乍听之下似乎颇具几分风雅意味，但其初心仅是来自于最朴实真诚的好意。

那是个临近除夕的日子，二十年前的旧历年不像现在时兴在家各过各的。那时，过年是极注重热闹团圆的，围炉欢笑既为抛却旧年种种，也为迎接新年新气象。我们家因与外婆家离得近的缘故，除夕前母亲总会先派我到外婆处打个前哨，她倒并不指望我能帮上什么手，只是希望提前让独居的外婆感受到过年的温暖。毕竟，最期盼过年的从来都是孩子和老人，只不过孩子盼的是热闹，老人盼的则是子孙绕膝。

与外头红火的景象不同，外婆所居的那栋老楼和往日一样孤零零地不冒人气儿，暗沉的外墙也因久长的岁月脱落了数块面砖。巷子里空落落的，且一整条巷里都是这样的老楼，云层压在楼上面，它们静静地依次排列，既善于等待，也甘愿让自己独立于世外。

我充当起了搅扰安宁的源头，在楼下气运丹田，一声“外婆，我来啦”叫得震天响，想象着自己的音波已然拔地而起，状若火箭射穿那些厚实紧密的云层，使它们破个大洞将阳光释放了下来。一到三层的感应灯全部亮了，我迅速

跑上去，在三楼的楼道口见到了出来迎我的外婆。她就站在那里，安静地看着我一步一步地奔向她，在感应灯乍然熄灭时准确地伸出手拥我入怀。

我将头蹭在她身上，大声说：“外婆我来了！”她却是空出只手来遮挡住我的嘴巴，凑到我耳边悄声说：“嘘，小声一点，楼下的阿婆今年又是一个人。”

可外婆的告诫已经太迟了，我的喊声连三楼的她都能够听见，何况是二楼的阿婆。我至今仍然记得那位阿婆从楼梯的缝隙间探出头来的模样。半白的长发梳拢成一个发髻盘在她不大的脑门后面，她的脸瘦削不堪，两颊有着大块黄褐色的斑印，她浑身上下都透露着苍老，但能看出已是尽了最大努力将自己收拾得齐整。

“是你的外孙女来了吧，每次听到她喊我就知道你这边又要热闹了。真好，冬天她的声音也变得格外响，连我这边都变热闹了。”她说着便击掌让感应灯再次变亮，一双灰白的眼睛木刻似的嵌在眼窝中。这是一双早已失去光明的眼睛，感应灯的光映在她眼中成为两个小小的光点，她正试图汲取不属于自己的温暖。

后来外婆同我说那位阿婆是个极要强的人，对她这位关系极好的邻居都不肯吐露孤独。所以，她能做的唯有让我小声些、再小声些。

## 迎来2023

安徽合肥 喻大成

2022年的时光，如同一列负重前行的火车，吃力地爬着缓坡，终于顽强地攀上坡顶。原先厚厚的日历已是最后一页，12月31日，周六。加班。

早上快9点时，接到外甥电话：“舅舅，我‘阳’10天了，咳嗽厉害，干活时有点喘不过气，不会得肺炎吧？”我听出他说话时的急切与慌乱，忙安慰道：“这次感染后咳嗽是普遍症状，你才多大，怎么可能得肺炎。”嘴上这么说，我也不敢大意，还是叮嘱他来，准备带他去拍个CT。

最近身边感染新冠病毒的人一天比一天多，我所在的办公室也变得异常忙碌，从2022年12月8日开始一直如此。我和同事调侃，现在每天要兼3份工，采购员（买药）、快递员（配药、送药）、服务员（接咨询电话、联系就医、协调病房），忙得像一只装着永动机的陀螺。聊以自慰的是，至今都未被感染，也许这就是所谓的“天选打工人”。

11点多了，外甥还没到，我有点生气，打电话过去质问：“你在干什么，自己看病还这么磨蹭！”电话那头，外甥啾啾道：“马上就到，早上才下夜班，想回宿舍把工装换掉，顺便吃点早饭。”我的心一下软下来，放下电话。他今年刚20出头，在一家汽车公司干机床工，常年要上夜班，小伙也不容易。

11点40分，我们赶到医院，门诊有很多人排队就诊。我见到CT室医生正坐在阅片室里埋头于一叠厚厚的胶片中。医生告诉我，最近病人激增，来拍片的人是平时的六七倍。科室的医生包括他自己，基本上全“阳”了，实在是人手紧缺。他自己除了高烧的在家休息一天，其余都在带病坚持上岗。我看到桌旁有一大包饼干和零食，就开玩笑地问：“上班吃这些？”他笑着回答：“这是我的午餐加晚餐，片子太多，实在是看不完，没时间去食堂。”

我不禁感慨，医生太辛苦了。他摇摇头，坦言道：“我们这算什么呀，发热门诊和急诊科的医生，那才是真正的辛苦！忙得别说吃饭啦，上个厕所都要一路小跑着去。”说话间，他还不时有几声咳嗽，看来也没完全康复。

12:30，轮到外甥，检查结果很快出来，问题不大，稍许炎症，一颗心终于放下来。从医院返回的路上，一向沉默寡言的外甥兴奋地告诉我：“舅舅，我涨工资了，现在每个月拿到手有七八千呢！”原来，他所在的公司股权变化后，订单多了不少，处于满负荷运转。虽然更辛苦，但多劳多得，收入也增加不少。后视镜里，看到小伙略得意的眼神，心里也由衷地替他高兴。

高架桥上，恢复了往日的车来车往。我们一路无话，静静地听着收音机里传来小柯的那首《送别2022》，词曲悲伤、深沉却也充满温暖。过去的一年真的是一言难尽，似乎都还在恍惚和不确定中，然已画上句号。我们急于告别2022，甚至于想一次性告别过去的三年。“家是最小国，国是千万家。”此时此刻，我们更在意家国，更在意彼此。我们用辛辛苦苦告别，用勇毅坚韧迎新。

2023年元旦的钟声已敲响。钟声催客船，热火祛愁眠。正如一位网友所说，2023需要一次热启动，需要热情、热烈、热爱、热望。我们需要守望相助，给失落者做光，给失味者拌盐，给失意者向阳而生，给失望者鼓起勇气，帮失败者重拾信心，向失误者伸手施援，给失业者抚慰温馨，令失眠者渐入酣眠。愿你好、我好、大家好，不再是奢望。新的一年，我们都在一条希望的大船上，一起拥抱热闹的人间烟火，一起驶向自由健康的理想彼岸！

百味·感悟